

济公全传

中国古典文学卷

主 编 韩作黎
副主编 赵惠中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二)



郭小亭 著
(清)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42-8
GXT
=4
C-4

2本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——中国古典文学卷

44B-7

济公全传

(四)

[清] 郭小亭 著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济公全传/(清)郭小亭著. - 北京:

中国和平出版社, 1997. 12

(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: 中国古典文学卷/韩作黎主编)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I. 济… II. 郭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972 号

济公全传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)

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20.125 印张 11023 千字

印数:1-5100 套

ISBN7-80101-816-8/G·683

定价:618.00 元 (全套共 116 册)

第 八 十 四 回

陈玄亮捉妖铁佛寺 马玄通路遇济禅师

话说济公吃下九粒药，气绝身亡。柴头说：“道爷，你瞧死了没有？我说不叫你给他吃，你说吃死你给抵偿。”老道吓得惊慌失色，说：“无量佛，无量佛！怪哉，怪哉！”柴头说：“你也不用念无量佛。你给治死，我能给治活了。”尹土雄说：“柴头你怎么给治活呢？”柴头说：“杜头，你把酒都喝了罢，不用给和尚留着”杜头说：“快喝。”这句话没说完，和尚一翻身爬起来说：“哪有酒？拿来我喝点。”柴头说：“你们瞧好了没有？”和尚翻身站起来说：“好老道，你给我要命丹吃，你别跑。”过去一把竟把老道脖领揪住。书中交代，这个老道乃是天台山上清宫东方太悦老仙翁的徒弟。在开化县北门外，有一座北兴观，庙里有一个老道叫陈玄亮，也是老仙翁的门徒。陈玄亮也是修道的。这天陈玄亮在庙中一看，正北上有一股妖气冲天。陈玄亮一想：“我在这一方，岂能容妖魔作怪？我去找找妖精在哪里。我把他除了，省得扰乱世界。”想罢带了宝剑，往正北一找，找到铁佛寺。

一瞧，正是铁佛在那里口吐人言，说：“善男信女前来求药，吾佛在此搭救众生。每人给留下一吊钱，共成善举，可以修盖大殿。拿包药去，可保汝一家平安。”陈玄亮一瞧，这股妖气由铁佛像里出来。众烧香人传言说：本地贼症流行，一求佛爷就好。陈玄亮一想：“这是妖精洒的灾，我何不把他斩了。”想罢，拉出宝剑，照定铁佛这股妖气一砍。焉想到由铁佛嘴里出来一股黑气，竟将陈玄亮喷倒在地，当时浑身紫肿，不能转动。早有人报与金眼佛姜天瑞。姜天瑞一想：“陈玄亮无缘无故来坏我的事，莫若我把他搭到后面来，将他结果了性命，剪草除根，省得萌芽复起。”想罢刚要派人去搭，有人来回禀说：“本处知县郑元龙来烧香，瞧见陈玄亮。老爷吩咐把老道带到衙门发落。”姜天瑞说：“也好，让知县带了去发落他罢。”郑老爷把陈玄亮带回衙门。知县平素知道老道是好人，一问陈玄亮怎么回事？老道也缓醒过来，说：“铁佛寺乃是妖精作怪。我打算把妖精除了，没想到妖精道行大，把我喷了。我不定活得了活不了。”知县说：“你准知道是妖精？怎么办呢？”陈玄亮说：“只要把我师父请来，就可以把妖精捉住。”知县说：“也好。”立刻派人把老道抬回庙去。老道一想：“浑身疼痛难挨，请师父东方太悦老仙翁，恐其道路太远来不及。”这才派童子去到龙游县三清观去请大师兄马玄通。告诉两个童子：“叫你师大爷带着师父的九转还魂丹，急速快来。”两个童子到龙游县，请了马玄通，够奔北兴观。走在半路上，遇见济公作歌，马玄通没瞧得起济公，老

道心说：“这个穷和尚，他也会说这修道的話。”见和尚一病不能走，老道是一番好心，把九转还魂丹都给和尚吃了。和尚倒死了，柴头把济公诓起来。和尚一揪老道，尹士雄说：“师父，方才多亏这位道爷给你药吃，你才好了。”和尚这才撒手说：“这位道爷给我吃药？”老道说“不错。和尚贵宝刹在哪里？”和尚说：“西湖灵隐寺。上一字道，下一字济。讹言传说济颠就是我。马道爷贵姓呀？”老道说：“你知道我姓马，还问我贵姓？”和尚说：“你名字不叫玄通吗？”老道说：“是叫玄通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上哪去？”老道说：“开化县北兴观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也上北兴观。一同走罢。”老道说：“好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听说你们老道会驾趁脚风。你带着我走两步行不行。”老道说：“行。你闭上眼，可别睁开。”和尚就把眼一闭。老道一驾和尚的胳膊，只听耳轮中呼呼风响。走在半路上，和尚一睁眼说：“了不得了，漏了风了，道爷你站站罢。”老道惦念着师弟，赶路要紧。也不管和和尚落下，架着趁脚风，直奔开化县。刚来到北兴观庙门口，老道一瞧，门口有一人躺着睡觉。老道近前一看，是济公和尚。一翻身起来，说：“才来呀。”老道说：“我驾着趁脚风没歇着呀。”老道心中暗想：“怪道这个和尚有些来历。怎么他倒先来了？”和尚说：“道爷，你走后，我出恭来着，把你的九粒丸药都拉出来了，你瞧瞧，还给你罢。”老道一瞧，药还是原来一样，并没改了颜色。自己暗想“好怪”，把药接过来，放在腰中，这才叩打庙门。时候不多，出来一个小道童，把门一开说：“师大爷来了。我两个师兄

呢？”马玄通说：“他两个在后面走着就来。和尚请里面坐。”济公跟着进去。一瞧，这庙中正北是大殿。东西各有配房三间。小道童一打东配房鹤轩的帘子，老道同和尚进来。屋中是两暗一明，正当中有张八仙桌，两旁有椅子。靠东墙有一张床，床上躺着陈玄亮，正是陈玄亮在那里哼声不止。一见马玄通，说：“师兄来了。这位和尚是谁。”马玄通说：“这是灵隐寺济公。”马玄通说：“我带了九粒丸药，都给这位和尚吃了，他可又拉出来。”陈玄亮说：“好脏。”马玄通说：“你瞧颜色可没变”陈玄亮说：“我不吃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这里有药，叫伸腿瞪眼丸。你吃点，一伸腿一睁眼就好。”和尚掏出一块来，给了陈玄亮吃下去。工夫不大，就听肚子里咕噜咕噜一响，要走动。陈玄亮叫道童搀着出去，走动了两次，立刻浑身肿消疼止，复旧如初。陈玄亮说：“好药，好药，真是好药！我蒙圣僧搭救弟子，实深感激。”立刻向济公行礼，连马玄通都给和尚道谢。和尚说：“这倒不要紧。你这屋里有味，熏鼻子。”陈玄亮说：“什么味呀？”和尚说：“有贼味。”两个老道一听这话，都觉诧异。书中交代，这屋里床底下真有两个贼人，在这里藏着。两个老道可不知道。皆因开化县知县郑元龙由铁佛寺庙里，把陈玄亮带到衙门去。金眼佛姜天瑞只打算是知县把老道带到衙门去，说他搅闹庙场，把老道治罪。焉想到老爷派人把老道抬回庙去，早有人得了信，告诉姜天瑞。姜天瑞一想，知道陈玄亮的师父是天台山上清宫东方太悦老仙翁。姜天瑞怕陈玄亮捉妖没捉成，必然要请他师父

前来捉妖，坏了我庙中的大事。莫若我先下手的为强，后下手的遭殃。想罢，姜天瑞叫两个朋友来。一个叫铜头罗汉项永，一个叫乌云豹陈清。这两个人都是绿林中的江洋大盗，在姜天瑞庙里住着。姜天瑞今天把这两个人叫来说：“二位贤弟，我有一件事，求你二位辛苦一趟。”项永、陈清说：“兄长何出此言。有用我等之处，万死不辞。”姜天瑞说：“你二人带上钢刀，晚间够奔北兴观去，把老道陈玄亮杀了，人头给我带来。”项永、陈清点头答应，说：“这有何难。”候至天有掌灯之时，二人收拾好了，带上钢刀，出了铁佛寺。施展陆地飞腾，来到北兴观。跳墙进去，暗中探访。见陈玄亮出去，二人进了屋子，在床下一藏。打算等老道睡了，晚上行刺。焉想到马玄通同济公来了。济公一说有贼味，项永低声就问陈清说：“你身上有味么？”陈清说：“没有。”济公在外面答了话说：“你两个人没人味了，滚出来罢。”项永、陈清实藏不住了，由床下往外一窜，伸手拉刀。把两个老道吓了一跳。不知罗汉爷怎样施佛法捉拿贼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八 十 五 回

显神通捉拿盗贼 施妙术法斗铁佛

话说项永、陈清两个贼人，由床下往外一窜，伸手拉刀，意欲跟和尚动手。和尚用手一指，把贼人用定神法定住。这时，帘板一起，由外窜进四个人来，正是柴元禄、杜振英、杨国栋、尹士雄。书中交代，四位班头，两个小道童，走在道路上。马玄通带着和尚，一施展趁脚风，把四个班头两个道童落下。柴头就问：“道童，是哪里庙的？”小道童说：“我们是开化县北兴观的。”柴头说，“方才那位道爷，是你们师父吗？”道童说：“不是，是我们师大爷。”柴头说：“我们那位和尚，跟你们师大爷上你们庙里去，咱们一同走罢。”道童说：“要一同走，怕你们四位跟不上我们，我们会趁脚风。”柴头说：“我们四个人会陆地飞腾法。你们二人慢着点，我们四人快着点，咱们一同走罢。”道童说：“就是。”六个人这才一同顺着大路来到北兴观。到了庙门口，道童说：“到了，等我叫门。”柴头说：“不用叫门，我进去给你开。”说着话，柴元禄、杜振英一拧身窜上墙去。这两个人心

里有心思，为是叫杨国栋、尹士雄瞧瞧，我两个人是办华云龙的原差，不是无能之辈，焉想到杨国栋、尹士雄这两个人也跟着蹿上墙去。这两个人也有心思，是要叫柴元禄、杜振英瞧瞧，我们虽是外县的官人，也不是无能之辈。这四个人彼此意见相同，这叫斗心不斗口。四个人窜到里面，把门开了，两个小道童进去，把门关上，众人够奔东配房。四位班头一进去，正赶上和尚把两个贼人定住。柴头、杜头就问说：“师父，哪个是华云龙？”和尚说：“没有华云龙。”杨头、尹头说：“师父，哪个是盗公文的贼？”和尚说：“也没有盗公文的贼。先把这两个贼捆上。虽然都不是，也别放走了。”柴头众人就把两个贼人捆上。陈玄亮吩咐道童摆酒。四位班头见过老道，彼此行礼。大众落座吃酒。和尚说：“二位道友，天亮把这两个贼人解到知县衙门。告诉知县，就提我和尚来了，要在铁佛寺捉妖，替这一方除害。二位道友，可别明着把贼人送衙门。要明着解了走，这开化县遍地是贼，不但把贼抢了走，还跟你们二位道友结了仇，就与你们二位有性命之忧。”陈玄亮说：“师父你给出个主意怎么办？”和尚说：“你把两个贼人拿被包上，雇扛肩的搭着。以送供尖为名，就说庙里给老爷送供文。”老道答应。喝着酒，天已大亮。四个卖力气的人进来，一瞧两个锦被包，直动不止。贼人闷的很，焉有不动之理？扛肩的人就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老道还答话不出。和尚说：“变蛋。”扛肩的说：“我们真没听说过这个名目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就不用管了。”当时两个老道跟着叫人抬着，奔知县

衙门。和尚说：柴头，你们四个人，先到铁佛镇巡检司，先去投文，就说我和尚随后就到。”四位班头够奔巡检司来。到挂号房一投文，巡检司的老爷刘国绅，立时请四位班头进去。四个人给刘老爷行礼。刘老爷一问，柴头说：“同济公来到铁佛寺办案。”把底里根由一说，刘老爷说：“原来是圣僧前来办案。怎么还没来呢？”柴头说：“少时就来。”少时济公来到巡检司挂号房。和尚说：“辛苦，掌柜的。”官人一听，说：“大师父，这里没有掌柜的，这是衙门。”和尚说：“衙门没掌柜的，有什么？”官人说：“有老爷。”和尚说：“有舅舅没有？”官人说：“你这是找打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告诉你们老爷，说我老人家来了。”官人一听，说：“和尚你是谁呀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是灵隐寺济颠，找你们老爷。”立刻叫人进去回禀。少时，刘国绅迎接出来，赶奔上前说：“圣僧来了，请里面坐。”和尚说：“刘老爷请。”一同到了书房，四位班头也在这里。和尚来到屋中落座，有人进上茶来，和尚说：“刘老爷，你拿你的名片，到铁佛寺去。请那庙的和尚，就说有本处的绅董富户要给他修庙，把和尚请来问问，得多少银子。你先把盗公文贼人诳来。我和尚在里间屋藏着，等他来了，我先把他拿住，然后再到铁佛寺捉妖。”刘国绅点头答应，立刻派手下人拿名片，到铁佛寺去。教给家人一番话，家人到铁佛寺去请和尚。且说金眼佛姜天瑞，自从徐沛上龙游县走后，未见回来。他手下众绿林的朋友，都出去做买卖。就留下乾坤盗鼠华云龙，昼癩僧冯元志，皂托头彭振，万花僧徐恒这四个人跟他看

庙。今天华云龙、姜天瑞没在庙里。只因小西村众绅士富户，内中有明白人说：“这开化县八百多村，家家闹臃胀病。勿论什么名医，都瞧不好，非得到铁佛寺去求铁佛才能好。这其中定有缘故。求铁佛，贫家讨药，要一吊钱，富家讨药，要银一两。莫如把庙里和尚找来，跟他商量，大家凑钱给他修庙，叫他给求铁佛，就许能除了灾。”大家商量好，派人去请和尚。姜天瑞同着华云龙，够奔小西村去。他二人刚走，巡检司的家人来请，说：“现在众绅士富户，向我们老爷商量，要给修庙。请和尚商量用多少银子。”昼癩僧说：“我去。”立时他架着拐，同着家人来到巡检司，让到书房。刘老爷说：“和尚来了。”冯元志向刘老爷打一问讯。济公此时在东里间屋中躲着。四位班头在西间屋子躲着，刘老爷让冯元志坐下，说：“和尚贵姓？”昼癩僧说：“我在家姓冯，僧名叫元志。”刘老爷说：“你出家几年了？”冯元志说：“我是半路出家的。皆因腿子受了残疾，就算是残人。”刘国绅说：“现在有人要修庙。你那庙里要重修，得用多少银子呢？”昼癩僧他本是个贼，哪里懂得修庙用多大工程？当时也说不出多少来。刘国绅说：“你说不出来，我倒约了一位行家和和尚，给你见见。圣僧请出来。”济公一掀帘子出来，道：“好东西，冯元志，你敢把我们公文盗去。我看你哪里走！”冯元志一听这句话，大吃一惊。打算站起身来，往外要走。济公用手一指，用定神法把贼人定住。济公伸手，由贼人兜囊之内，把拿华云龙的海捕文书掏出来，交柴头说：“柴头，把公文拿去罢。”柴头接

过来一瞧，果然不错。和尚说：“刘老爷你先叫官人把这个贼人锁起来，暂把他押在你衙门里。我和尚要上铁佛寺前去捉妖，四位班头跟我走。”刘国绅立刻叫人把冯元志锁上，押到班房去。且说柴元禄、杜振英、杨国栋、尹士雄四个人，跟着和尚出了巡检司衙门，来到铁佛寺。见庙门口真是拥挤不动。也有卖吃的，来赶庙会，也有卖货的。庙里庙外，人烟稠密，来来往往。这些善男信女，来烧香求药治病的人无数。这一座庙是三座山门，全都大开，庙门口有两根旗杆，庙里面也有两根旗杆，正山门上有一块匾，上写“敕建护国铁佛寺”。和尚带领四位班头进了东角门一看，正北是大殿五间。东西各有配房五间。大殿的东边，是四扇绿屏风，开着两扇，关着两扇。套着是第二层院子。这庙里是五层殿，连东西跨院共有一百余间房子。头一层大殿中间，就是供的那尊铁佛。济公抬头一看，由正殿里一股气直冲斗牛之间。和尚说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”罗汉爷这才要施佛法，大展神通，要在大殿捉妖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八 十 六 回

华清风古天山见妖 金眼佛一怒杀和尚

话说济公带领四位班头，来到铁佛寺，见大殿里一股妖气冲天。和尚一瞧，大殿头里东边一张桌，有人管帐，专收银子；西边一张帐桌，专管收钱。只见有一个妇人，在那里烧香。约有二十以外的年纪，光梳油头，发亮如镜，一脸的脂粉，打扮的不像好人，在那里祷告说：“佛爷在上，小妇人姚氏。只因我一个小亲家得了臃症，求佛爷慈悲慈悲，赏点药罢。只要我亲家好了，我给佛爷烧香上供。”铁佛口吐人言说：“姚氏你可曾给佛爷带了一吊钱来。”姚氏说：“带来了。”铁佛说：“既带了钱文，交在帐桌上。佛爷给你一包好药，拿回去保你一家都好了。”姚氏说：“谢谢佛爷。”拿着药，竟自去了。这姚氏刚走，只见外面又来了一个少妇人。由外面一步一个头，磕着进来。书中交代，这个妇人姓刘，娘家姓李，在开化县正南刘家庄住家。丈夫在外贸易，有数年不通音信。刘李氏有个婆母，家中寒苦，就靠着做针黹糊口。刘李氏贤孝无比。只因她婆母身得臃症，

有二年之久。刘李氏听说铁佛寺佛爷显圣，专治臃症。李氏一片虔心，由家中一步一个头，走了一天一夜，才来到这里。刘李氏一烧香说：“佛爷慈悲。小妇人刘门李氏。家有婆母，臃症二年之久。求佛爷赏点药，只要我婆母好了，等我丈夫贸易回来，必给佛烧香上供。”妖精一瞧，这臃症不是他洒的，他也治不了，说：“刘李氏你可曾给佛爷带了钱来？”刘李氏说：“我家中太寒，没有钱，求佛爷慈悲慈悲罢。”铁佛说：“不行。佛爷这里是一概不赊，没钱不给药，你去罢。”刘李氏叹了一口气，心说：“不怪人间势利，连佛爷都爱财，可惜我这一片虔心。”自己无法，转身往外走。济公一瞧，知道这是一位贤良孝妇。和尚说：“这位小娘子不用着急。我这里拈了一块药，你拿回去，给婆母吃了就好。”刘李氏把药接过去，说：“谢谢大师父。”竟自去了。济公迈步来到大殿。一瞧这铁佛，是坐像，一丈二尺的金身，五尺高的莲花座。头前摆着香炉蜡扦，许多的仙果供素菜，和尚过去，伸手拿了一个苹果，一个桃，拿过来就吃。旁边打磬的一瞧说：“和尚你是哪里来的，抢果子吃？”和尚说：“庙里有东西就应当吃。你们这些东西，指佛吃饭，赖佛穿衣，算是和尚的儿子，算是和尚的孙子？”这个打磬的一听这话，气往上冲，过来就要打和尚。和尚用手一指，用定神法把这人定住。和尚跳上莲花座说：“好东西，你敢在这里兴妖作怪，要害众民。我和尚正要找你，结果你的性命。”说着话，和尚照定铁佛就两个嘴巴。众烧香的大家一乱，说：“来了个疯和尚，打佛爷的嘴巴

呢。”四个班头也站在外头瞧着。就听铁佛肚子里咕噜咕噜的一阵响，其声似雷鸣。忽然山崩地裂一声响。四位班头瞧着铁佛，一丈二的金身连莲花座往前一倒，竟把和尚压在底下。柴元禄、杜振英一跺脚，放声痛哭，说：“师父你老人家没想到死在这里，死的好苦。”杨国栋、尹士雄也深为叹息，说：“可惜济公是个好人，这一碰准砸在地里去，肉泥烂酱。”杨国栋说：“柴头，你也不用哭了，人是生有处，死有地，这也无法。咱们走罢。”四个人正要走，只见和尚才于才于由庙外头进来了。和尚说：“柴头，你们报丧呢。”柴元禄也不哭了，说：“师父你没死呢。”和尚说：“没有。好妖精，他打算要暗害我和尚。我非得要找他去，跟他誓不两立。”柴元禄说：“我们眼瞧着把师父压在地下，怎么你又打外来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没砸着我。我一害怕。一、踹腿窜出去了。”正说话，和尚就嚷：“了不得了，快救人哪，妖精来了。”这句话没说完，只见一阵狂风大作。真是：

嗖嗖云雾卷，唿唿过树林。海翻波浪起，山滚石头沉。

尘沙迷宇宙，昏暗惊鬼神。这风真浩大，刮遍锦乾坤。

一阵狂风大作，由半空落下一个妖精，竟把和尚围住。书中交代，是什么妖精呢？这内中有一段缘故，凡事无根不生。金眼佛姜天瑞的师父，姓华双名清风，人称九宫真人。专习左道旁门，乃是华云龙的叔父。他在古天山凌霄观参修。当初凌霄观

有一位老道姓黄，乃是正务参修之人，被清风杀了。他就占了灵霄观。这庙里甚是殷富。庙后有座塔，名叫烟云塔。每逢下雨过去，由塔底砖缝冒出烟来，起在半空不散，尤如浮云一般，乃是庙中的古迹。常有贵宦长者，富豪人家，去到庙里住着，所为瞧这个烟云塔的古迹。焉想到自华清风接过庙来，这座塔也永不冒烟了。华清风心中暗想怪道，时常瞧这座塔，就见鸟儿在半空一飞，就飞到塔里，只见进去，不见飞出来，围着塔四面地下，净是鸟毛。华清风心中纳闷，也不知塔里有什么东西。这天华清风无事，又去瞧塔，正在发愣，忽听后面一声“无量佛”，说：“华道友，你做什么呢？”华清风回头一看，见一人身穿亚青色道袍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鞋，面似青泥，两道朱砂眉，一双金睛，满脸的红胡须。华清风一瞧不认识。赶紧说：“道友从哪里来的？”老道说：“华道友，你不认识我呀，你是我的房东。我在你庙里住了半年了。”华清风说：“是是，道友请前面坐。”二人来到前面鹤轩落座。这老道说：“华道友，你真不认识我？”华清风说：“我实在不认得，未领教道友贵姓？”那道人说：“我姓常，我跟你有一段仙缘。”华清风说：“道友在哪座名山洞府参修？”常老道说：“我在盘古山。”华清风道：“常道友参修多少年了？”常老道说：“我告诉你说罢，文王出虎关，收雷震子，我亲眼得见。姜太公斩将封神之时，我去晚了没赶上。你不用问多少年了。”华清风心中有点明白，猜着大概必是妖精。两人一盘道，果然常老道道德深远，呼风唤雨，拘神遣鬼，样样皆通。华清风